



# 中國文化學院 六十九年三月一日 華岡教授名錄

文科：

哲學：吳經熊、羅光、牟宗三、陳榮捷、曉雲法師、林子勛、吳怡、高懷民。

中國文學：林尹、陳立夫、潘重規、華仲慶、高明、王文山、應雲衛、許建吾、李日剛、李殿魁、金榮華、章瀚章、胡健中、陶振譽、史紫忱、葉詠珂。

東方語文：沈觀鼎、宋越倫、木下彪、孔秋泉、陳水逢、蔣默、洪樵榕、孫秉乾、紐先銘、林秋山、金岳、楊爾瑛。英國語文：溫源寧、梁實秋、曹文彥、李今英、劉渭平、瞿立恒、王漢中、閻振瀛。

法國語文：胡品清、汪公紀、王季徵。

德國語文：鄭壽麟、張吳、王家鴻、蕭師毅、溫世華。

史學：錢穆、黎東方、蔣復璁、吳相湘、楊家駱、宋晞、程光裕、劉岱、余伯泉、梁敬錚、劉紹唐、梁嘉彬、郭榮趙、程國強、馬先醒、王吉林。

新聞學：謝然之、鄭真銘、丁維棟、歐陽醇、黃仰山、陳裕清。

大眾傳播學：梅長齡、毛樹清、龔弘。

體育學：周中助、張煥龍、張齡佳、何志浩、高梓、高棧。

法科：

政治學：張宗良、顧毓瑞、陳宗熙、周道濟、薛人仰、崔德新、梁大鵬、高廷梓、邵毓麟、劉達人、蔣緯國、于望德、梅可望、毛振翔、侯暢、涂懷瑩、陳鑑波、談子民、喬寶泰、王友仁、沈成添。

經濟學：張果為、樓桐孫、陸民仁、徐柏園、方顯廷、張則堯、何顯重、費景漢、孫義宣、施建生、湯慎之、林霞著、吳金川、譚光豫、吳永猛。

法律學：查良鑑、陳顯遠、桂裕、姚淇清、李學燈、潘維和、張湖崇。

市政學：余鍾驥、姚榮齡。

勞工關係：張天開、丁幼泉、蔡漢賢、鄭茂根。

三民主義：曾虛白、黃季陸、王冠青、任卓宣、張益弘、林桂圃、楊希震、秦孝儀、顧翊群、張載宇、崔德禮。

民族與華僑：丘正歐、高信、張興唐、吳俊才、呂秋文。

大陸問題：項迺光、葉翔之。

中美關係：劉毓棠、張乃維、林崇埔。

行政管理學：梅麟高、唐振楚、楚松秋。

商科：

觀光學：劉令輿、李正。

企業管理學：廖大林、吳敬基、劉炳吉。

會計學：朱慶堂。

地理學：孫宏越、鄭子政、徐聖謨、陳民耿、薛繼燠、姚國

水、鄭資約、劉承洲。

地質學：孟昭彝、林朝榮、陳秉範。

海洋學：關世傑、靳叔彥。

應用數學：林致平、馬爾傑、鄭嘉武。

物理學：戴運動。

化學：張儀魯、程祥榮、李喬平、童致誠。

青少年兒童福利學：俞筱鈞。

植物學：許鴻源。

工科：

建築及都市計劃學：丁觀海、沈怡、尹叔明、黃寶瑜、盧偉民。

化學工程學：宋光梁、秦道堅、林卓園、朱志耀。

印刷工程學：李與才、韋德懋。

機械工程學：張靜愚、謝力中。

農科：

土地資源學：潘廉方、王長璽。

家政學：葉震耀、王亞權、董啟祥、劉勉文。

園藝學：王志鶴、程兆龍、李伯年。

畜牧學：戈福江。

蠶絲學：尹良登。

森林學：滕詠延、安密適。

藝術科：

音樂學：莊本立、鄧昌國、馬孝駿、唐鎮、申學庸、蕭滋、馬思聰、林聲翕、郭美貞。

美術學：李梅樹、田曼詩、歐豪年、郎靜山、方延杰、施翠峰。

戲劇學：姚一葦、黎世芬、王生善、夏元瑜、鄧綏寧。

共同科：

易大德、彭國棟、張泰祥、謝松濤、馮文質、馬大任、黃光學、周邦道、褚應瑞、王秀南、冷欣、林祥光、王成聖。

醫學：黃民德、那琦、李煥榮。

軍事：魏汝霖、謝齊家、馮龍、鄧文儀。

西班牙文：張燕飛。

宗教：王世明、雷法章。

## 莊師尚嚴

### ——中國藝術的一代導師——

王士儀

說讀本校藝術研所是畢生的幸事呢？

我是戲劇組的學生，本不應與美術組有關係。但我愛好書道成癖，十之師在我苦苦要求下，勉強讓我上美術組的課。書畫評鑑，上學期由玉照師講書，下學期由慕陵師講畫，其實二師書畫皆是專家，但仍然各取專長，也由此可見，美術組課程分得是何等精細。五十五年，十之師奉命出國，由慕陵師接掌迄今。

莊師是徹頭徹尾的故宮人，也是故宮的保護者，數國寶如家珍。在讀畫時，真可謂熟到不知從何講起的地步，然而看來似個不能言者。發問下，侃侃道來，才知莊師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誠如木鐸不叩不響也。當時故宮的後面有些松林，且間有流水，莊師喜與學生在松下散步，邊走邊講，多希望那兒完成為蘭亭。曲水流觴，這幅散步授業的情景，是多麼可愛呀！

對畫我是完全的門外漢，但我的謬論或引人發笑的問題，莊師却都一點頭稱是。例如同一張字畫，這一次我說它的長處在那裡，莊師稱是，但下次把原物長處的却說成短處，莊師也稱是。好像莊師是個模稜兩可的人。其實不然，打個比方說，一個小作家多少年前去看一位大作家，說他的一篇文章寫得很好，這位大作家稱是。現在又對這位大作家說，他的那篇東西愈看愈不好了。大作家也說，不過後面加一句說你已經進步了。莊師還不止於此，在他那種寬懷大量，雅容他人的見解下，聽他的課，一如沐浴在春風裡，使得我們日益精進。

六十二年我自英回國，他的眼睛已經不好。但為了我的婚禮，他還是賜我墨寶一幅，他以瘦金書體名世，衆所皆知，其實他的趙權靈，更是獨到，這張墨寶二者兼而有之，我更視為寶璧。他雖說我的字寫得不錯，但他並不喜歡，說是太魯莽了。六十二年我赴美作研究，莊師知道我的經濟太壞，辭行時，他老人家特地上樓為我寫了一封家書，叫我帶給莊因，希望在美幫助我的困境，我獨何幸受老師垂愛如此，使我莫敢或忘。

去年暑假，十之師十餘年來自美返臺一月，此行最重要的是為歲寒三友的曾師紹本過七十大壽。這種友情，不僅是佳話，更為世間楷模。這次十之師回來，對藝術所受過他教誨的學生是件大事，莫不競相走告，於是他在台北的學生作東，除請上述諸師作陪外，還有姚師一葦，共推莊師坐首席，在談笑中提到，如果研究中國藝術是個王爺的話，莊師應稱尊了。誠然，中外研究藝術方面的人，有多少人出於莊師之門。藝術研究豈敢妄自菲薄，也的確有多少同學皆有傑出成就，不負當年成立的期望，肩起這一責任。莊師鞠躬盡瘁，不僅播了種，上蒼付給他大壽之年，還看到結了果，一個讀書人能有如此的一生，當無愧於文化職守，然而這些對莊師言猶為餘事，他的風範成就已永垂藝林。

三月十二日莊師乘黃鶴仙逝，文壇君子莫不悲國秀永沉，私淑受業無不哀師宗長沒。本校張副辦人親率師生悼祭，以示景仰。可謂生死哀榮，也留下了永恆的懷念，改一句東坡悼游的話，慕老已矣，雖萬人何贖。謹以此文，悼念我最景仰的老師。